

## 坊巷深深深几许

——寻觅开化古城的踪迹

每个小城都有自己独特的人文符号,它承载这里人们的生活印记。

即便是今天,走进开化老城的深处,依然会发现,那些被时光包裹下的老旧的坊巷街弄,仍深藏着古城开化繁华过后的宁静岁月,弥漫着坊弄深巷里的烟火气息和叙说不完的光阴故事。

从开化县城的正义坊弄走进,古城老巷的味道就越来越浓重了,尽管老巷弄里已经没有几座像样的老房子了,但在宋代鼎盛的时候,这里曾经建有学宫和按察司。门楣紧闭的正义坊22号,从它威严的外观来看,这是一座老旧的大宅院,青砖黑瓦、飞檐翘角,精美的镂空砖雕,无不彰显着大户人家的遗韵。门楣青砖缝隙里生长出来的绿草,在风雨中飘摇,默默述说着岁月沧桑。



政义坊弄

翻开明代崇祯《开化县志》,在“建置”篇中设有“坊表”一章。根据志书记载,在明代,开化古城共计有75坊,在这75坊中,既有流传至今的“政义坊”“兴贤坊”,也有后来不见踪迹的“尚义坊”“邦伯坊”“秋官里坊”“吉士坊”“专城坊”“孝廉谏议坊”等一大批古代坊名。

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,在今天,“兴贤坊”是开化老城的一条老弄堂,位置就在原开化县老商业局宿舍那一带。古城里的“兴贤坊”,是元代就有的,系元代时余阙为张宗元所立的“坊表”坊,不属于古城内的“十二坊”街巷之内。换句话说,古老的“兴贤坊”在今天是一条开化的老巷弄,而在元代,它却是一座褒扬个人功绩的牌坊名。



兴贤坊弄

张宗元,字仲亨,开化城关人,旧志有传。元至顺时举进士,高古博雅,以文辞显,罕与俗交,是元代开化一位著名的文化人。他进士及第后初任青州(今山东)州守,后累官至秘书少监。元统二年三月,适逢包山书院迁址,他受命撰写了《包山书院记》留存于旧志中。元至正时,他因政绩可嘉,掌管督查官员的部使者余阙,为他立坊表彰,这就是今日开化老街巷“兴贤坊”名称的由来。

在明崇祯县志中,“坊表”虽然是设置在“建置”篇中,但是由于标题多了一个“表”字,这就说明了这里记录的所有坊名,就不单单是指坊弄街巷的名称,还包括了许多专门为状元进士、文化名人、有功之臣、社会先贤、乡绅名流、孝子烈女等设立的牌坊名。

比如明代崇祯、清代顺治《开化县志》都在“坊表”中记载了县城内“文锦坊,县南五十步,为吾绅立”“恩荣坊,县南百步,为方瑛立”“经魁坊,县西十五里,为吾绅立”“彩衣坊,为方豪立”“四牌坊,为宋玘、宋鸿、宋淳立”等的字样。而吾绅、方瑛、吾昇、方豪、宋玘、宋鸿、宋淳等,口碑赫赫,他们都是开化人耳熟能详的名士先贤。

这里记载的“坊表”,就是“牌坊”的意思。何谓“牌坊”呢?《辞海》中解释说,“牌坊”又名“牌楼”,就是古代一种门洞式的纪念性建筑物。一般用木、砖、石等材料建筑而成,上刻题字,旧时多建于祠堂、庙宇、陵墓、衙署或通衢道口。

古代开化牌坊的种类有功德牌坊、科举牌坊、忠烈孝义牌坊、贞洁牌坊以及祠堂牌坊等不一而足。这些开化古代牌坊名,或登俊表贤、或通德鸣珂,它们用以表彰贤俊、宣传礼教,标榜功德、激励风气、教化品格,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社会教化作用和现实意义。

到了清康熙年间,《开化县志》也在“建置”篇中设置了“坊表”一章,但因志书原稿抄录缺失,导致史料文献记录不全而语焉不详。

从清雍正《开化县志》开始,开化古城“坊”与“巷”的记载已归类于“市乡”一章中。“坊”和“巷”也开始严格区分开来记录。并且“坊”和“巷”以及“市、镇、乡”等章节内容,原先的旧志是归属于“建置”篇的,清雍正县志开始则归属于“舆地志”卷中了。由该志记载可知,彼时古城开化合邑共计有11坊,分别是澄清坊、崇文坊、进德坊、正义坊、熙春坊、亲民坊、宣化坊、淳化坊、厚俗坊、通津坊和迎恩坊。

在清雍正县志中,开化古城亦第一次出现了巷名。开化合邑共计有15条巷弄,分别是“东泉巷、青墙巷、赵家巷、崇文巷、积魁巷、芝田巷、虞家巷、文学巷、双井巷、上九曲巷、下九曲巷、后稷巷、梅岩巷、坊前巷、洙泗巷”。

清雍正志书在《疆域志》“市乡”一节开头就这样记载:谨按明制“在城曰市,在野曰乡。市有坊,而乡有里,此明制也。凡官司筵宴,则于坊是问;徭役杂费,则于里征。”该志还简要提示:为了区分旧志“坊表”,本志在记录上特以“市”“坊”“巷”“镇”“乡”的目名,用以区分之。革弊创新,在“坊”和“巷”目中,坊巷之名仍旧保存,而旧志记录的“牌坊”之名,则不与其混淆与棹楔。

翻开清雍正《开化县志》第三卷“建置志”,在该志专门设立的“坊表”一节中,则大致的意思是这样记载的:开邑坊表登俊表贤,由来已久,传为美

谈。但是古代牌坊存者十无有一,前者既已毁,后者莫续。翻阅各姓氏,几不可考。犹幸载之前志者,得以不朽,后者阅览之,怎能不感慨系之。在“坊表”目下,完整记录了“崇英坊、进贤坊、文锦坊、攀桂坊、进士坊、恩荣坊、魁英坊”等共计65座牌坊。由古至今,在清雍正年间,在文献史料上,终于第一次厘清了古代开化城里的坊巷、弄堂和牌坊。

清乾隆《开化县志》中“坊巷”的记载和“坊表”的记载也是区分开来的。乾隆县志在“建置”篇中设置“疆域”一章,其中的“市乡”章节中把“坊”专门开列于目,当时开化全县有11坊,分别是“澄清坊,在县东十五步”;“崇文坊,县东二十步”;“进德坊,县西十步”;“正义坊,旧名采芹,县东三十步”;“熙春坊,县西二十步”;“亲民坊,县东二十步”;“宣化坊,县北二十步”;“淳化坊、厚俗坊,县南二十步”;“通津坊,县南五十步”;“迎恩坊,县南十步”。

而巷名则分别是“东泉巷、青墙巷、赵家巷、崇文巷”,这四巷俱在县城东面;“积魁巷”在县东南面;“芝田巷、虞家巷、文学巷”俱在县城西面;“双井巷、上九曲巷、下九曲巷、太和巷、后稷巷、洙泗巷”俱在县城南面,共计有14条巷,其中雍正旧志记载的“梅岩巷、坊前巷”没有了,新增加了“太和巷”。

清乾隆县志在“坊”的后面直接附“坊表”,合邑共有各类名人牌坊68座,各类牌坊具体名称、位置、为谁而立等内容均一目了然。

清乾隆县志在记载的时候提示:开邑虽僻处一隅,无雄都之巨大,但坊里之名至今仍存于世,今特类于“市”“坊”以区别之。该志书记载,巧妙地借用“附”的方式区分了“坊”“巷”与“牌坊”。

清光绪《开化县志》“疆域志”中的“坊都”一章编前小序记载:城坊在城为坊,在乡为都,此乃定居区别方区也。开邑的顺治志将城坊列入“坊表”中,未免混淆,实为不妥。雍正、乾隆志都记载了城区有十一坊。然而时至今日,开邑仅剩“正义坊、亲民坊、熙春坊、厚俗坊、通津坊、宣化坊”6坊,旧志所载“澄清坊、崇文坊、进德坊、淳化坊、迎恩坊”5坊,不知何时已易名为“攀桂坊、月山坊、兴贤坊、衣锦坊”,因无史料查考复旧,今志惟有遵循城内十图编入坊名。巷名共有17条,除了乾隆志记载的14条巷弄之外,又增加了“梅岩巷、坊前巷、乌衣巷”。坊巷深深深几许,历史上的文献记录到这里,似乎让人依稀听见了小城开化,来自远古早春的雨巷里,清晨阿婆买杏花的声音。

据《民国三十八年县志稿》载,开化旧志所载城市坊名及坊数,变迁不一。今载明坊巷如下:正义坊、亲民坊,在市都东隅;熙春坊、应魁坊,在市都西隅;厚俗坊、通津坊、天香攀桂坊、大井攀桂坊、九曲攀桂坊,今已圯;月山攀桂坊、衣锦坊、宣化坊,在市都北隅。

自明清以来,开邑县境几经兵燹,城中房屋,多半就毁。巷之所在,亦有因之墟而失考者,今之所载巷名如下:“东泉巷、青墙巷、赵家巷、崇文巷”,这四巷俱在县城东面;“积魁巷”在县东南面;“芝田巷、虞家巷、文学巷”俱在县城西面;“双井巷、上九曲巷、下九曲巷、后稷巷、洙泗巷”俱在县城南面;“梅岩巷、坊前巷”,俱在县城南面。

城市的源头是一条街,而最早的

那条街,人们都习惯叫它老街。一座城市的生命,不仅仅存在于繁华的闹市,亦隐藏于一条条窄窄的老街里。沿着长长巷弄的青石小径徐徐前行,坊巷市肆交错间,星罗棋布,藏着小城生活最原始本真的味道,亦尽显小城的美好:那是“小楼一夜听风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的叫卖声声;更是“杏花烟,梨花月,谁与晕开春色”的无边风景。

条条坊巷通院落,坊巷深处有人家。于老百姓而言,坊巷不仅仅是一种城市的规划,更是一种生活的呈现,它沉积了人们骨子里对家的精神寄托。五家为邻,五邻为里,从“争一争,行不通,让一让,六尺巷”的邻里胸怀,到“远亲不如近邻”的互帮互助,开化人的邻里之道,于一条条深深浅浅的街巷弄堂里形成、发扬并传承至今。

张蓓文/摄



钟镇弄



城墙弄



新华弄